

□梁悦琛

近日,随着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热播,关于荔枝的话题也越来越热。其实,不只是杨贵妃喜欢吃荔枝,中国人对荔枝的喜爱两三千年就没停过。最早要从战国时代说起。

汉武帝移植失败

荔枝的出道,并非始于唐朝。最早在战国时期,荔枝便已广泛种植于我国岭南的丘陵间。

早期的野生荔枝酸涩难入口,后经人工驯化,不断完善,果实的甜度才有所提高。因味道独特、数量稀少,自南越王赵佗定都广州始,这种岭南佳果就屡次被列入南越王的贡品名单中。

南越王赵佗,原是秦始皇派到岭南拓荒的秦军将领,在建设岭南的过程中,秦朝却覆灭了。为保障自身及部下的安全,赵佗选择自立称王。待汉高祖刘邦称帝后,赵佗选择归顺中央,南越国由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之一。

南越王宫每年都能获得来自岭南各地的珍奇异宝,但在赵佗眼中,值得向上进贡的宝物惟鲛鱼与荔枝而已。

赵佗将干荔枝献给汉高祖刘邦,刘邦虽未尝过此种稀罕物,却对赵佗主动示好的态度十分欣赏,遂向赵佗回赠了数匹锦缎。以荔枝为沟通桥梁,大汉与南越国之间的礼仪邦交就此形成。

当汉朝进入盛世后,汉武帝已经不再满足于每年只吃干荔枝。在征伐匈奴的过程中,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将目光投向了岭南。

元鼎元年(公元前116年),按捺多年的汉武帝终于出兵南越。此行的战略目标是要把南越国土收归大汉,但也附带了汉武帝本人的一个心愿——将岭南的荔枝树移植官中,如此,每年夏天便可品尝到新鲜的荔枝。

为了给荔枝树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,汉武帝命人在上林苑修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温室大棚——扶荔宫。然而,文治武功的汉武帝却无法征服这颗红里透白的水果。正如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”,荔枝树移植到关中平原后,水土不服,大面积死亡,偶有一棵枝叶茂盛,竟也是连一颗果实都长不出来。

绝望的汉武帝只好作罢,在岭南地区设置交州,由地方每年选取优质荔枝进贡。

荔枝在西汉人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中被记载为“离支”。离支的本意,正是说明这种岭南佳果在离开树本体后,即立刻枯萎消亡。

汉和帝诏停荔枝进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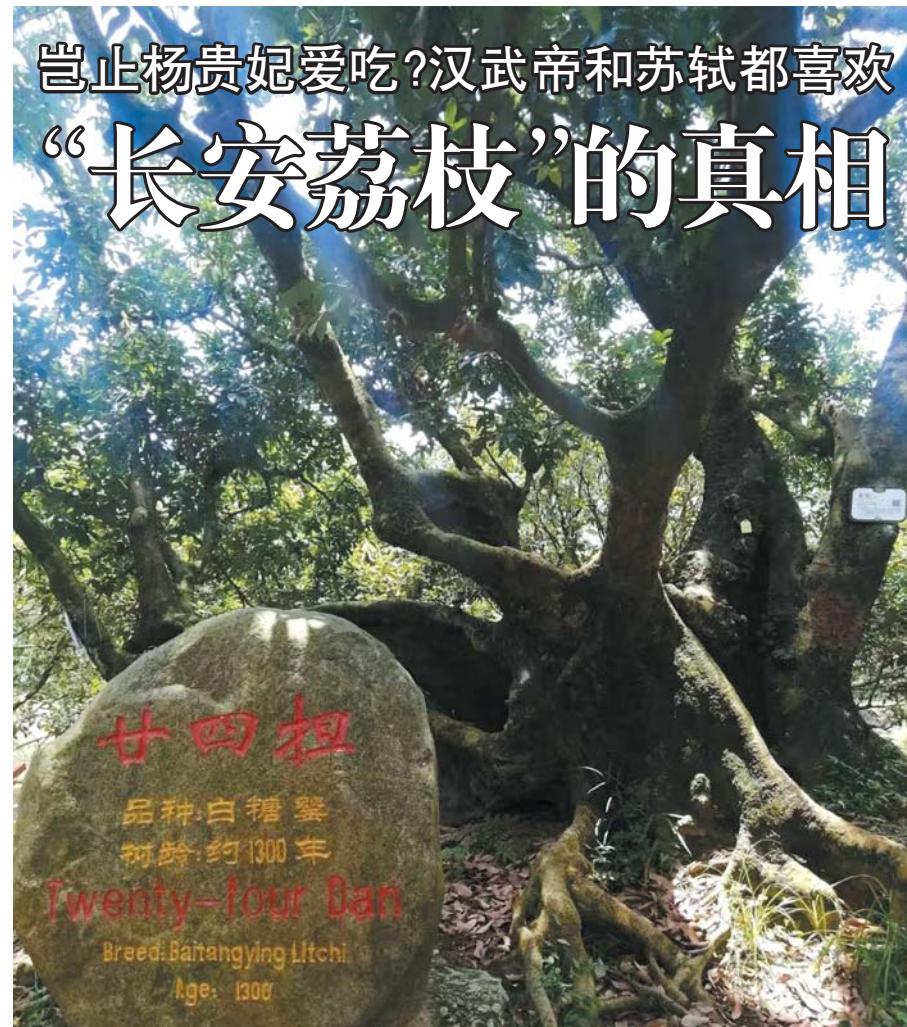
时间来到了东汉。东汉的皇帝除了刘秀外,大多而立之年便走到了人生的终点。

作为“永元之隆”的开创者,汉和帝刘肇的勤政是出了名的。对此,东汉的太医们早有准备。针对汉和帝勤政以及先天不足的弱点,他们自皇帝登基之日起,便建议汉和帝多服食干荔枝,以补血益气。所以,每年自南越翻山越岭而来的荔枝,除了部分按规矩供奉于汉高祖庙堂外,大部分都进了汉和帝的药用食谱中。

当时,桂阳郡(今湖南郴州)辖下的临武县,县令叫唐羌。作为荔枝进京必经之路的父母官,唐羌每年夏天都能看到一队人马为了荔枝、龙眼而去,辗转停留数日,又即刻启程北返,沿途官员严阵以待,甚至到了“十里一置,五里一候,昼夜传送”的地步。唐羌对这种劳民伤财的政治任务却是忧心忡忡,想来想去,他决定给洛阳的天子上一份奏疏陈情。

在给汉和帝的奏疏里,唐羌写道:“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,下不以贡膳为功。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、荔枝等,鸟惊风发。南州土地炎热,恶虫猛兽,不绝于路,至于触犯死亡之害。死者不可复生,来者犹可救也。此二物升殿,未必延年益寿。”

按说如此“诅咒”天子,一般皇帝可受不了。不过,年轻的汉和帝却没有多计较。接到唐羌的奏疏,他亲笔批复:“远国珍馐,本以荐奉宗庙。苟有伤害,岂爱民之本?其敕太官,勿



广东高州荔枝贡园的唐代荔枝树。

复受献。”

一句“爱民之本”,汉和帝果断下诏停止了自汉初开始的荔枝进贡。

或许是少了荔枝干的滋补,本属于年寿不永之辈的汉和帝,27岁就驾崩了。去世当年,他才拥有一名皇子刘隆,即汉殇帝。汉殇帝继位后,没能撑过一岁生日,便夭折了。至此,东汉自刘秀传下的大宗一脉彻底断绝。

蜀道中的“荔枝道”

汉和帝虽然叫停了荔枝进贡,可唐羌的建议,到底是断了一些官员的升官发财梦。于是,汉和帝驾崩后不久,荔枝进贡之风再度兴盛。

既然从岭南运荔枝这么费劲,秦岭以北又不是人工培植荔枝的沃土,那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吗?

当然有!除了岭南盛产荔枝外,巴蜀盆地过去也是上佳荔枝的原产地。

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发现,我国在近5000年中,最初2000年,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,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℃左右。在这以后,年平均温度有2℃—3℃的摆动。在世纪纪元之初的东汉时代,虽然我国的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,晚春时分,国都洛阳也曾发生过几次降霜下雪,冻死不少人,但总体来说,东汉的寒潮持续时间并不长,且气候比安阳时代更加温暖。因此,相对于现在潮湿寒冷的巴蜀冬季而言,汉、唐时代四川盆地的气候,确实能给荔枝果木不一样的温暖。

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,世代居住在四川盆地的西南夷人,很早便掌握了荔枝的人工培植技术。

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,僰道县“有荔枝、薑、蒟”,江阳郡“有荔枝、巴菽、桃枝、蒟、给客橙”。汉代僰道、江阳即今天宜宾、泸州一带。这里自古就是西南夷人居住的福地,倚仗着这块沃土,他们在战国时代就开辟了大片荔枝园。僰人以此为业,积累了大量财富。

至迟在汉献帝时代,七大蜀道中的“荔枝道”便已形成。尽管史料中对荔枝道的描述多发生于唐代,但这里早在汉末已是著名的交通要道。

相传,东汉建安十八年(213年),张飞奉诸葛亮之命从荆州夺取巴州,路过沙溪河。当时,河水磅礴,附近无舟桥可渡。张飞只能将自己灌醉,提矛跨马,率部强渡。后来,附近居民在张飞渡河处立了块“张飞跃马飞渡”的石碑。而后,此地得名“马渡关”。

有理由相信,从汉末至唐代的数百年间,这条荔枝道除了担负战争通道的功能外,其实还隐藏着运输新鲜荔枝的使命。

高力士的推荐

有一种说法,杨贵妃喜欢吃荔枝,乃源于高力士的推荐。

高力士何许人也?他是唐玄宗最信任的大太监,唐玄宗曾说:“力士当上,我寝则稳。”但很少有人知道,高力士祖籍潘州(今广东高州),是巾帼英雄冼太夫人的六世孙。因家中变故,才在幼年入宫,被同为岭南出身的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,遂改名高力士。

高力士为了讨好杨贵妃,决定将家乡的特产“白糖罂”荔枝引荐至御前。

这种说法,源自高力士的墓志铭。

《新唐书》明确记载:“妃嗜荔枝,必欲生致之,乃置驿传送,走数千里,味未变已至京师。”也就是说,杨贵妃吃的荔枝虽不是最新鲜的,但至少不是变质的或者晒干的。

那杨贵妃吃的荔枝,究竟从何地而来?

当时,要想吃到高力士家乡高州的荔枝,得先将荔枝从原产地运至广州,然后再从广州运抵长安。当时从长安往返广州,驿路一般有两条:一条是经洪州,至吉州、虔州,经过大庾岭至韶州,最后至广州;另一条是经江陵府,至岳州、潭州、衡州、郴州、韶州,最后至广州。

无论怎么走,在杨贵妃所处的盛唐,“荔枝买手”们单程行程至少达5000里。即便有“八百里加急”,荔枝送到长安至少也是一周后的事情了。

于是,宋代的苏轼提出一种假设:“永元荔枝来交州,天宝岁贡取之涪。”涪,就是今天的重庆涪陵。苏轼认为,杨贵妃吃的新鲜荔枝,并非取自岭南地区,而是更靠近长安的川渝地区。

苏轼的论断是基于杨贵妃幼年居住在蜀州(今四川崇州),所以他觉得,杨贵妃对荔枝鲜美的记忆,大约在童年时就形成了。并且川渝之地在发展荔枝业的同时,也创造出一些先进的荔枝保鲜方式,如南宋词人范成大曾经提及的“竹筒保鲜法”:“荔枝已过,郡中犹余一株,皆如渥丹……试取数百颗,贮以大合,密封之,走介入成都,以遗高、朱二使者,亦两夕到。二君回书云‘风露之气如新’。”

基于现实情况而论,杨贵妃所食新鲜荔枝,产自巴蜀的可能性比产自岭南更大。

四川当地曾组织专家实地考证荔枝道的走向,基本确定唐代的荔枝道,是由涪陵至酉阳县午镇,由此循子午道至西安,总行程1000公里左右。在此基础上,还有不少专家提出,荔枝道不仅专指一条干道,它更是官道、驿道所连成的一片公路网。

苏轼爱吃荔枝

说起古代吃荔枝的名人,除了杨贵妃,便是苏轼了。

苏轼被贬广东惠州时,已年近花甲。可刚到惠州的他,不争气的泪水还是先从嘴角滑落了。

正值初夏,荔枝上市,他当然要买些尝尝。不吃不打紧,初尝就对当地的荔枝极尽赞美之辞。在《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》一诗中,他写道:

南村诸杨北村卢,白华青叶冬不枯。
垂黄缀紫烟雨里,特与荔枝为先驱。
海山仙人绛罗襦,红纱中单白玉肤。
不须更待妃子笑,风骨自是倾城姝。
不知天公有意无,遣此尤物生海隅。
云山得伴松桧老,霜雪自困楂梨粗。
先生洗盏酌桂醑,冰盘荐此颠虬珠。
似闻江鳐斫玉柱,更洗河豚烹腹腴。
我生涉世本为口,一官久已轻莼鲈。
人间何者非梦幻,南来万里真良图。

将岭南的荔枝比作江瑶柱和河豚,可见,荔枝的甜润鲜美已经深深地刻入这位诗人的美食记忆中。

自此之后,苏轼时不时就嘴馋荔枝。在春节前后,他就早早写下“荔枝几时熟,花头今日已繁”的诗句。在《赠昙秀》中,他又写道:“留师笋蕨不足道,怅望荔枝何时丹。”总之,在宋代被视作蛮荒之地的岭南,苏轼一年四季只想着吃荔枝这件事。

然而,宋代皇室对荔枝的印象,却非来自岭南,而是源自闽南。

福建的第一棵荔枝树,约在南北朝时期(420—581年)由广东引种而来。至唐、宋之后,福建的荔枝业兴盛起来。兴化军仙游县人蔡襄用一本《荔枝谱》,给天下荔枝分了个三六九等,这其中,荔枝界的天下第一,非“陈紫”莫属。

陈紫,说的是仙游当地大户陈氏所种的一种外表红得发紫的荔枝。

在谈及这种荔枝时,蔡襄以“壳薄而平,瓢厚而莹,膜如桃花红,核如丁香,毋剥之凝如水,精食之消如绛雪”的绝美之辞来形容,成功挑起了宋朝一众贵族的食欲。但若细说这种荔枝的甘美,蔡襄则又模棱两可,称“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状也”。

为了吃到福建新鲜的荔枝,宋朝皇室拼了。宋徽宗命人将荔枝果木成棵从土里刨出,移入盆中,经水路送抵开封,在宫中保和殿外精心培育。或许是种植技术的进步以及气候回暖的影响,这批荔枝树竟然有少量熬过了中原地区寒冷的冬天,开花结果。

到了南宋,福建荔枝已经占据临安城(今杭州)水果业的半壁江山。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记载:“福州新荔枝到,进上御前,送朝贵,遍卖街市……或海船来,或步担到,直卖至八月,与新木弹相接。”

由于荔枝大量涌入市场,且保鲜期较短,聪明的宋朝人干脆把这种果子密渍成果脯,不仅四时皆可享受荔枝的甜美,更使之成为一种畅销产品,循着海上丝绸之路,传遍世界各个角落。

据“最爱历史”公众号